

■难忘记忆

## 偶遇葛振林

■冷仲

每逢“八一”建军节,有战友从天南地北打来电话,于是,又勾起了我的历历往事。2002年从空军部队转业到地方任职,在空闲的时候常常喜欢回忆。军营有我太多的酸甜苦辣,有我终生难忘的经历,有我难以割舍的眷恋,在火热的军营中,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感动。我的军旅故事,就从投身其中的第一天开始。

我的8个月的新兵生活,是在衡阳空军气象训练团度过的。它是全军唯一的培养气象学兵的训练团。滚滚的湘江水从我们身边流过,把衡阳分为江东和江西。刚入伍时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,一切都充满好奇。一天,中队长分派给我们一班一个任务:到衡阳军分区参加义务劳动。

到了指定的劳动区域,战友们立即干开了。院子很大,不时有小车进进出出。我想里面肯定坐着大首长或是什么大人物。这时,我发

现不远处一个身穿旧军装,脚上套着一双军用胶鞋,发白的裤子还打着补丁的“老花匠”,正认真地修剪路两旁的冬青树。只见他不时地弯下腰去,用眼睛仔细瞄瞄刚刚修剪的树是不是平整了。

“师傅,干活呀。”我走过去,算是打招呼。

“嗯。”他微微抬起头,消瘦的脸庞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慈祥,“你是训练团的吧?”因为衡阳就一所空军部队,很容易知道。

“您老多大年纪了,还干活。”

“我今年73岁了,身体还硬朗着呢,能动就得干活呀。”他边说边继续在修剪着他的树。

我心里一阵感动,想说什么,又没有说出来。

渐渐地,我和这位“老花匠”熟了起来,话也越聊越多。这不由使我对他产生了兴趣。于是我又问:“大爷,你以前是干什么的?”

“老花匠”笑而不答,这更使我

穷追不舍。

“大爷,你一定当过兵?”

“是呀,当过兵。”他顿了顿接着说,“要是他们还在那多好呀!”

他们?他们是谁?我极力去猜想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是“老花匠”的战友,而且可能牺牲或过世了。看着他的样子,我再也没有勇气问下去。

一个月过后,眼瞅着元旦就要到了。中队长说,明天到团礼堂听报告,是一位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老英雄。第二天上午当我们进入礼堂,里面早已布置一新。我们刚刚落座,迎宾曲响起,团长和政委拥着一个头戴老式军帽、一身绿旧军装的老头,走上了主席台。噢,怎么是他?他不就是那天在军分区碰见的“老花匠”吗?

这时候,团长示意大家安静,并一字一句地说:“同志们,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狼牙山五壮士之一,也是唯一幸存者葛振林葛老英雄,为

我们做报告……”什么什么?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战友们也是你看看我,我瞅瞅你。这就是我从小喜欢看的电影《狼牙山五壮士》里的那位副班长葛振林吗?都说他并没有牺牲,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他,我怎能不万分激动呢!我还把他当成“老花匠”呢,我为自己的眼拙而羞愧。

我们热烈地鼓掌,掌声经久不息……我们静静地听葛老英雄讲着那场伟大的战斗。讲到动情处,他还站起来,手作端机枪状,那神情、那动作依然那样坚定有力。我仿佛又回到了1941年那烽火连天的岁月,烈士们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,久久在我脑海里回荡。时间不知不觉已临近中午,葛老英雄的报告会在我们炸雷般的掌声中结束了。

2005年3月,葛老英雄永远地离我们而去。呜呼,狼牙苍苍,湘江泱泱,斯人已去,风范长存……

■感悟人生

## 虽然有点难 但还是要自律

■王珍

张大姐家有三个儿女,丈夫在外打工。天天忙前忙后的张大姐,对儿女难免有照管不周的时候。特别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日子,张大姐就更是忙碌不堪。

前两天,张大姐突然收到了几条银行短信,通知她银行账户里少了1.4万元钱!这可是她辛辛苦苦积攒下来准备给大女儿上大学作学费用的。

张大姐急得立马赶到银行去问,得到的答复更是让她大吃一惊:“钱全部都是从‘财付通’转出,充到《王者荣耀》里了。”原来,这是她12岁的小女儿在5天时间里往游戏账号里充的钱……

这样的新闻总是让人很心塞。曾经有媒体呼吁,保护未成年人的防沉迷设计,应该成为每款游戏的道义门槛。腾讯方面也曾经向未成年人发出游戏“限时令”。但还是会有自制力差的孩子想方设法去犯规。别说是孩子,即使是成年人,自律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生活中,自律一直在被倡导着,但能做到自律并因此获益的人却不多。为什么?因为自律需要有足够的善良,足够的道德原则,足够的意志力,是在现场无人监督也没什么人来强制你的情况下,完全自觉自愿的一种自我约束。这种约束是一种对快乐和欲望的控制。而人的天性中有更多的懒散、放纵和随心所欲,爱享乐、愿意沉湎于舒适、安逸的区域,只想把惬意的、轻松的、幸福的时光无限延长。自律却常常有悖人的这些天性。

自己管束自己,自觉地遵循法度,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,确实常常会逼自己做一些很累、很辛苦的事,时常挑战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极限,有一种自讨苦吃、自虐,很犯贱的感觉。

也许别人在玩游戏你在练瑜伽,人家在唱卡泡吧你在读书写字,甚至有人在随地乱扔垃圾时你却非要把垃圾分类,有人在无视红灯亮着过马路你却不愿意从众犯规。你可能会被嘲笑、被鄙视、被视作“不合时宜的傻子”。但自律就是要不受外界影响,做最好的自己。自律的人常常是特立独行不合群的,是不会随波逐流,更不

会同流合污的。自律本身就是从淤泥里开出的高洁的荷,是在冰雪严寒中绽放的梅。

不怕别人不理解,不怕别人笑你傻,自律最大的敌人其实还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。比如明明知道减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,却总是忍不住多夹一块肉,多吃一块巧克力,总是在说这是最后一次暴饮暴食;说好今晚不熬夜,却又一次刷微博到凌晨,因为故事太精彩;想好一个月内要读完一本书,结果却天天追剧没有空……一个人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。

其实,自律的目的并不是要为难自己,更不是要捆住自己的手脚,而是要活出更精彩自己。商业精英李嘉诚、首富王健林、阳刚男神彭于晏,他们成功的锦囊中都装着自律。也许,并不是每一个自律的人都能成为名流、富豪或者成功人士,但至少,他们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他们始终能保持良好的体质和体形,保持与社会接轨的步伐,保持家庭与事业的双赢。岁月仿佛也对他们网开一面,总是格外厚爱他们。

真正的自律不是把家里收拾干净的同时,却在离开酒店时留下一床一地满室的狼藉;也不是有交警、有监控时就遵守交规;更不是非得等到要罚款才给垃圾分类。而是不管环境多么纵容你,你都会对自己有要求,保持自律的气质。毕竟,家长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孩子,老师也不可能管得住学生的一举一动,老板也不会每天去监视雇员干活,只有自律能让你成为一个无需管制的自由人。

严于律己,照顾旁人的感受,不带给别人麻烦、困惑和干扰的自律,能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,让社会更有秩序,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,也使自己的工作学习更出色。一个自律的人,是绝对不可能像前面说的那个小女孩那样,做出那种放纵无度损害家庭的事情。

所以,一定要从小开始、从现在开始,马上循序渐进地将自律行为养成一种好习惯,并一直坚持,不断突破,不断超越,走向新的高度。或许它暂时不能改变你的现状,但假以时日,回馈给你的一定会让你惊喜。

有人说:当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哪儿,并且全力以赴奔跑的时候,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

■人物速写

## 诗情画意夏鹏超

■朱国良

前几日收到夏鹏超先生又一册精致清远的《书画作品集》,读着那一轴轴蔚成大观、生意扑面的画图,身心顿时浸淫于艺术的意境中。

鹏超先生,号潘洋山人,是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书法家协会理事。读他的画作抑或书法,我感到气势之中有气魄,气象之中见气韵。古人以,以气韵求其画,则神形毕出,著名书画大师黄宾虹更将其称为“内美”。因为追求气韵,使鹏超先生的画更多神气、更具生气、更有朝气。为追求这种境界,鹏超先生潜心在沙孟海为之题写的“飞云轩”斗室中不断研习,心绪逸击红尘,超然物界之外,并从生活中寻找营养滋补。鹏超先生对故乡泰顺的山山水水,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,他写廊桥、画山水,寻生活之源,找艺术之根,大获风云之养,大开境界之阔。他也常常在西子湖畔写生作画,在孤山的梅前、灵峰的山旁,体味诗人林和靖的诗魂和梅花的神韵。

50多年来,鹏超先生笔耕不辍,矢志不渝地为花草传神,替飞禽写照,给山水写魂,已到了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的境界。先生尽管有诸多衔头,作品也屡屡获奖,但我更看重他的实货。他的花鸟、山水是直接继承与发扬其勇于创造、敢于创新的笔墨精神,在画艺上大胆

地突破,自成风格。他的作品不只停留在外形上的悦目,具有血性的穿透力,饱含神韵的扩张力。他的画,总是追求神似的境界,注重于神态变化,有一种气韵在深深弥漫。

鹏超先生深爱梅,更擅长画梅,早在上世纪80年代,他的梅画就已有“江南梅花王”之美称。在他的笔下,《红梅》《墨梅》《竹梅》《梅石图》竞相开放,《白梅》更是获得了国家级金奖。他的作品频频在国内外展出,受到美国、日本、德国及中国香港、台湾地区收藏家的青睐,并多次荣获国内外书画大奖赛奖项,并被一些国家级博物馆收藏。鹏超先生还被浙商大会推荐为当代最有投资价值的画家,国家邮政总局还发行了包括其在内的著名书画家经典邮票珍藏版。诚如著名书画鉴赏家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先生所评述的那样:“鹏超的画,笔画润泽,取物写景浑如自然实属难得,率意处亦精妙可观。布局成三角倚势者有数张,活生生地增添豪迈俊拔之气。”

鹏超先生笔下的风物,无不是生命的再现,无不有情怀的灵动,这从他的人物布局及山水风物、花鸟倩影中都可以看出。“搜尽奇峰当腹稿”的积累,“踏花归来马蹄香”的采风,使得鹏超先生画风日趋写心写性,率真率意,既是继承传统,又不墨守成规,往往铅华落尽,灵性毕现。



夏鹏超画作《万紫千红总是春》

■微型小说

## 对号入座

■边庆祝

刚收到省报发表官场小说的样刊,领导便一个电话把我“请”到他的办公室。

“小张,祝贺你的小说《暗示》在省报发表,水平很高嘛!”领导略带着一丝微笑。

我一下子忐忑起来:“哪里,哪里,都是领导教导的结果,我还要继续努力……”

领导话风一转:“你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领导为了敛财,多次暗示下属给他送礼,搞权钱交易,你不是在影射我吧?”

“领导,怎么会呢?小说只是文学创作,和现实生活是有差距的。”

“小说里面你还提到领导包养了情人,你不会是在调侃我吧?”

我吓得冷汗直冒:“领导,写小说就是瞎编,怎么会影射谁,调侃谁呢?”

“小张啊,你才20多岁,很年轻嘛!以后少写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!”这是领导抛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半年后,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领导突然在电话里,再一次把我“请”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
“小张啊,你的小说《暗示》写得很好嘛!既有思想高度,又有文学美感,有力鞭挞了现在极少部分人搞权钱交易的丑恶现象,对于弘扬新风正气、倡导唯才是举很有裨益嘛!”

“领导,我……”

“今后还要继续写下去嘛!但要记住,一定要贴近生活,不要凭空杜撰,要把社会上存在的问题都反映出来,要像匕首、像投枪一样切中要害,不要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……”

我彻底懵了。

就要走出领导办公室的时候,已经50多岁的领导附耳对我说道:“李亮,也就是你大舅,上周刚调到本市担任主管咱们单位的副市长,到时还请咱大舅多关照哩……”

■思想随笔

## 五颗鎏金铜纽扣的背后

■卢江良

前段时间,去杭城一家戏服公司。老板娘在与我们闲谈时,展示了一批精心收藏的纽扣。那些纽扣制作的年代,最迟是在民国时期;材质各不相同,有铜的、玉的、银的;每一种的做工都极其精细,阴阳雕刻和镂空互相交融。或许相对于一件衣服而言,纽扣不过是一种点缀式上的存在;或许是我接触过的都是布衣蓝衫,配的几乎全是普通纽扣,反正虚长40多年,我没见过那么多高档的纽扣。

而这批纽扣中,最令我注目的,是一套铜纽扣。那套纽扣,一共五颗,每颗上面,均雕着鱼纹,栩栩如生,且不止一条。整套纽扣,摆在桌

面上,金光灿灿,富丽华贵。我取过其中一颗,细观把玩。老板娘告诉我,这是明朝的纽扣,贵族人家服饰上的。我不禁赞叹:“那么多,还这么新!”老板娘说:“是鎏金的。”随即,轻叹一声,讲道:“制好这套扣,那名工匠也差不多就中毒而亡了。”

我闻之,心头一沉。

当天晚上,我回到家,上网搜索“鎏金”,发现其工艺就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,涂在铜器表面,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,金便附在器面不脱。早在战国时期,古人已掌握这门技术,程序并不复杂,也就简单五步——仿“金棍”、煞(杀)金、抹金、开金、压光。可由于在这些程序之间,须与有毒的水银(汞)“亲密接触”,在不具备任何防范措施的古代,对于那

些工匠来说无疑是致命的。

于是,我又在网上搜索“古代鎏金中毒”字样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除了央视网“探索·发现”栏目有一个短视频,简略地提及“汞鎏金工艺史的另一面是工匠的中毒史”,其他几无相关的资料 and 文章,就连“鎏金”百百科词条里也只字未提“中毒”两字,仿佛在漫长而悠久的汞鎏金工艺史中,压根儿没存在过漫长而黑暗的汞中毒的沉重历史!呈现在我们面前的,永远只是鎏金器物的绮丽光彩!

我们往往只注重传统手工艺品的价格,而漠视其蕴含的内在价值,所以碰上那些特殊的时期,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毁灭它们。因为在我们看来,它们无非是一件件物品。就

长城烽火

邹伟锋摄